

# 古典音乐收音师 捕捉乐符的 每一个呼吸

罗盛泓与同学骆思卫和胡伟政去年成立制作公司Poco，为交响乐团、吉他乐队、华乐团、个人独奏等等古典音乐会提供收音和录影服务。三人认为，收音、录影也是音乐艺术的一部分。

卞和 / 报道

bianhe@sph.com.sg

梁伟康 / 摄影

“倒数16个小节，到小提琴独奏……四，三，二，一。”

话音落下，音乐厅里的四台录影机须要马上对位，捕捉独奏手的表情、动作，以及音乐的对话。接着，寻找下一个绝佳角度。

对26岁的罗盛泓来说，呼吸，带着音乐的生命力。能否捕捉到乐手奏出音乐前的那一次呼吸，将决定收音工作是否尽善尽美。这是现场观众都有可能错过的细节，但罗盛泓和他的团队却只有一次机会，录下现场的每一个精彩瞬间，将乐手和音乐的对话编织成形，想一想都让人紧张冒汗。

收音工作者总是在最靠近音乐发生的现场，但他们形同魅影，被观众视而不见。然而，一个乐团的现场演出如何被记忆？演出又是以怎样的面貌展现在网络观众面前？这其实不只是一个收音、录影技术的问题，也是一门音乐理解和视觉构思的艺术。

罗盛泓告诉联合早报记者，他发现一个吊诡的现象：虽然专业乐团拥有自己的收音团队，但其他许多古典乐团聘用的是临时收音、录影人员，而这些人未必具备相关音乐知识和背景。“首先是音质不理想，其次是乐手和音乐的对话常常被遗漏。更离谱的是，声音和乐器也会搭配错误。”这让他觉得有些失望，但同时也看到了商机。

去年3月，在杨秀桃音乐学院修读音频艺术与科学和机械工程双学位的罗盛泓，与同学骆思卫（25岁）和胡伟政（26岁）一同成立了制作公司“Poco”（意大利文音乐术语，指“渐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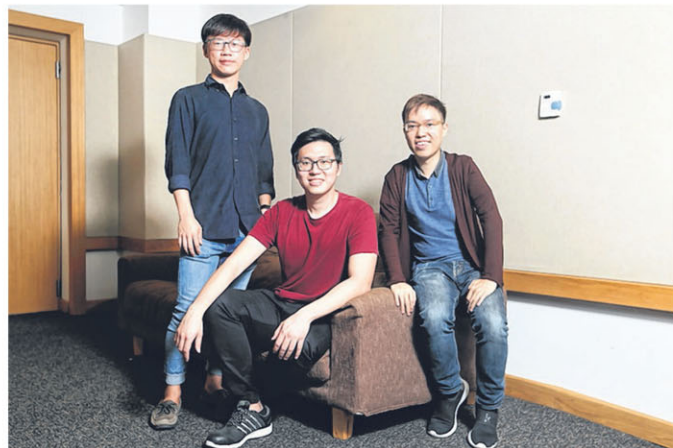
的”），专门录制现场音乐会的演出视频，主要为交响乐团、吉他乐队、华乐团、个人独奏等古典音乐会提供收音和录影服务。

问及创业的挑战，三人不约而同地说，盈利是最困难的一环。初期，团队得到学校的支持，接获了一些订单，但客户只愿意付1000元左右，属于市价的低端，几乎不赚钱。“这是因为一些音乐团体还不愿意认真地看待收音。”胡伟政说，在筹备一场演出中，乐团总是在算完所有开支之后，才考虑需不需要收音，而这势必压缩了谈价的余地。

## 平衡收费与工作量

罗盛泓说，他们一直在收费和工作量之间寻找平衡，“我们也是做音乐的，明白音乐人的开支困难。所以我们也不愿意把价格抬得太高，因为我们的初衷就是要帮助音乐人，推广他们的音乐。”

但另一方面，Poco团员却是一边工作，一边应付课业。为了一场演出，他们须要参加彩排，现场收音，还要在两天内完



由罗盛泓（中）、骆思卫（右）和胡伟政（左）成立的制作公司Poco，主要为交响乐团、华乐团等音乐会提供收音和录影服务。



古典音乐的收音和录影，包涵的不只是技术，也是一门音乐理解和视觉构思的艺术。

成后期制作。若没有实质的回报，的确很难持续。

骆思卫相信，与一般的技术帮手不同，他们首先是音乐人，而收音、录影也是音乐艺术的一部分。“我们应该做的，是去改变业界对于收音的看法。”

擅长作曲的骆思卫在本地华乐坛相当活跃，也曾为新加坡华乐团、鼎艺团创作了不少曲目。他在团队中担任乐谱指导（score director）的角色，主要负责在收音工作前分析乐谱。

他说：“为一场现场音乐会收音、录影，并不只是去展现一架架乐器。音乐家的指法、表情都很重要，他们的表情就是音乐

为一场现场音乐会收音、录影，并不只是去展现一架架乐器。音乐家的指法、表情都很重要，他们的表情就是音乐的表情。

——骆思卫

的表情……我们普遍会关注在弹奏旋律的乐手，但有时候，弹奏装饰乐段、反旋律的乐手反而更加出彩。”

胡伟政是技术指导，并且负责现场音乐会的声音调控。他指出，除了曲目，收音也须要考虑演出场地。相比于录音室的可控环境，音乐厅的变数很多，包括杂音、回响等等，这就需要专业的声学知识，才能确保麦克风的摆位得当。

## 走一条没人走过的路

由罗盛泓负责接洽客户和处理行政事务，以他们三人为核心的团队陆续引进新血，一度达到七人，并且在短短一年里，完成了40场现场音乐会的收音，包括蔡珂宜的独奏会、红点巴洛克乐团（Red Dot Baroque）的公

开演出，以及今年在国大艺术节上的五场音乐会。

如今，收费已有起色，但团队的大部分成员还在念书。问及会否全职做下去，罗盛泓有所保留，骆思卫和胡伟政却十分肯定要在毕业后全职经营下去。骆思卫说，这或许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，但他愿意在毕业后，给自

己至少三年时间，与团队一起再出发。

三人都认为，走出古典乐这个“安全地带”也无妨，完全可以把触角伸向更多元化的音乐团体。为了帮助本地音乐家走进国际观众的视野，他们愿意细心地雕琢每一场音乐会里的音乐呼吸。